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八

明 李清 撰

北史四十二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逸 謐弟愔 燕子獻 鄭頤

孫玄感 素從叔异

寬 寬子文思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曾祖珍祖真皆仕國為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徵為選部給事中

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謚
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馬母王氏文明太后外姑
播少修飭奉養盡禮擢為中散
魏書曰播以北部給事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
戒以軍略
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熙等出漠北擊柔然大致克
獲還武衛將軍復征柔然至居然山而還及駕南討假
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圖陣禦之

魏書曰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中軍殿時
春水初長敵兵大至戰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
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敵衆遂集圍播播乃
為圓陣禦之
相拒再宿軍人食盡敵圍更急
魏書曰高祖在北岸望之以無舟不得救
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出
遂擁而濟敵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

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時帝耀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矢正中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

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

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荅之云無修
白捺意而保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書構
是言得無有别圖也稚悟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
之纂兵想别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匆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
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
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保為統軍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稚討之除保為稚行臺左

丞軍決恒農侃白稚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

魏書載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馬超韓遂挾關爲疊負
久未決豈才雄與筭畧相類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
力今賊守潼關雖魏武更出亦無所騁奇

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
可不戰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
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

魏書載稚曰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

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佩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何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濶所部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官軍一臨人自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

雅從之令其子子彦等領騎偕佩於恒農北渡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不降之村須殄戮民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北海王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御藩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累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甚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駕南還顥令梁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欵求破橋立効爾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

魏書載侃曰大王發并州日已知有夏州之謀指來相應抑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兵散更合瘡愈復戰自古收功不小豈可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

若令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

揖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顥知防河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楊南渡顥便南走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

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晉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馬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

魏書載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節

同匹夫以取僵仆

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

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宫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

為豫濟二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

魏書曰椿在濟州坐為平原太守崔𢊍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為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降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

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

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羗吕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别將隷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悉然萬餘戶降

附居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雁北防其後叛詔椿從
馬椿表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閒
正欲悅近來遠亦以别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
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
魏書曰不安必患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
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
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
患

愚謂不可恃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有京兆王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收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為民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

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
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
魏書曰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發夫三千
草乃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田課更無徭
役閑月即令修治不容復勞民亦表罷之
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
所劾除名為民後累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
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

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使陳寶夤賞罰所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

魏書載椿曰蕭寶夤雖為刺史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觀其得州喜悦特甚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可以吾意先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昱還面啓孝明及靈太后並不納及竇貴遂害御史中
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譖建議元年爲
司徒永安初進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北海王顥入
洛椿子昱爲顥擒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
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民望未及
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
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孝莊還宮椿頻請歸老詔
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駕駟馬給扶侍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

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
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
常自約勑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如今日者慎勿積
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
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
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
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
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故不忍別食

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因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孝文皇帝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𢢆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於太后孝文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

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別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慎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故不敢言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孝文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

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律令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

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此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所以孜孜求退者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爾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者

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詳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孝明猶在懷抱中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宫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

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比來輕爾出入
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
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名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
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
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
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
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
具並餉領軍元乂太后名乂夫妻泣責乂深恨昱第六

叔舒妻武昌王和妹和即乂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别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之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又言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乂搆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搆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據死刑而乂相左右和僅免官元氏卒

不坐及乂廢太后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
鄴乂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
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
黃門侍郎復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道
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
映龍姜神達知州內室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
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
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何益遂與叔仁

等俱進斬神達於陣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
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蕭寶夤等敗於關中
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
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太
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
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
朝旨不許羣議深遂還朝未幾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
大都督鎮滎陽顥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

魏書曰顥大兵集于城下招昱降不從乃攻之
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
死甘心否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
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
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
遺鏃費昨日殺五百餘人乞楊昱快意顥曰我在江
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
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

食之顥入洛除昱名為民孝莊還宫復前官爾朱榮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爾朱世隆所殺椿弟顗顗弟順順子辯辯弟仲宣與父同遇害皆蒙優贈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順弟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名少端謹以器度見
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
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
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言其實遂以敬慎見知賜縑
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宗族姻表
罕相參候司馬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
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
或謂之曰司徒君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

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尋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告之使者到州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

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闔境畏服守令寮佐有黷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民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亦為受之但無賜酒以示其恥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

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若賊夜至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

魏書曰時城中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
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
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尋
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
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
下教慰喻令其還業闔州愧服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
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
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

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投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乃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内北人雖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

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柔然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柔然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

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津馳至鄴將從滏口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仲等

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
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鴻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
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欲於濟州渡河而爾朱仲遠已陷
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遇害於洛太昌初
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孝穆將葬本鄉詔大
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遹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
冠咸縻王爵而遹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
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恭定遹弟逸字遵
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
義初孝莊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
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
寢御床前帝曽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頼鄉
差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年二十九時方
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
儉連歲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命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為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得濟者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民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安可取之在州政績尤美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戚城邑

村落為營齋供一月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聽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

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著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
為司空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
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
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
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
六矣椿常欲為早娶望見玄孫自昱以下率多學尚時
人莫不欽焉一家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
世以來唯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史糾曰魏收嘗云我為二公作佳傳乃楊播高祐也

高傳殊無謟筆獨楊傳文成一卷其辭數千緣飾過

情未免有之北史一一虆故靡有芟除是為大失

愚按楊氏恃勢凌物亦間見別傳合考便知

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

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

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害籍

沒其家帝惋悵久之

愚按婗書云節閔不得已止詔有司檢問世隆盡殺之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此帝所以惋悵久之也北史不合刪

朝野無不痛惜諡弟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歔欷遂爲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

王不甚察慧令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廷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内有茂竹遂於林邊别葺一室命愔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飯之因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彦謹慎自得竹林别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

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旣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所陷全家被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妻以女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瘖不語榮信之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

年十八北海王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迎駕北渡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河間邢卲隱於嵩山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侃參讃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時有邯鄲人楊寛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孝莊遇弒愔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寛家為寛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惜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之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惜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因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惜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叩首馬前請罪惜謂曰人不識恩義

葢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轉大行臺右丞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

追榮之盛古今未有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偆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偆從凡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偆聞之悲懼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帝所仍勸其逃亡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潜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

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隂佑之神武知愔存遺
愔從凡實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
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洋長史復授大行臺
右丞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
梁使主至碻磝州内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
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
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
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齊天保初

累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

愚按情旣云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乃高洋謀纂則

進禪詔於孝靜及孝靜遇弑又忍妻其后況先妻高

歡庶女可以此辭百世忠臣應如是乎昔却叛賊之

女今妻故君之后何也此兩事足死

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華

山郡公九年再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

宣之崩百寮無下淚者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

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
二月為孝昭所誅
隋書五行志曰齊孝昭將誅愔乘車向省入東門幰
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崩
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
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
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
前後賜與積累巨萬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並待

而舉火頻遭迍厄冐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
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己任然
取士多以言貌時謂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愔不以為意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
或單稱名無有誤者

三國典畧曰愔典選以六十人為一甲令自叙訖不
省文簿次第呼之惟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

後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

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鄭面我何不識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比玉自尚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衣服俱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北齊興亡論曰愔高行異才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

國政事一人而已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己有之讜言屢入時寄無政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悟之為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悟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架篋中唯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悟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文宣大漸以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北齊興亡論曰幼主繼體數旬近習預權愔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如失股肱固相敦勉

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忌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

政復生疑二兩王又俱從至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情先自表解其開府王諸叨竊榮恩者皆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志已中變以愔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除二王少主無自安理宋欽道面奏帝云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

危宫人李昌儀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仲密叛見幸文襄後入宫太后與昌儀宗情甚昵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偕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録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偕等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未可量慎無輕脱案云吾等至誠體國常山拜職豈可不赴何忽有此慮長廣旦赴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若行酒至

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促及旻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耶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欲緩之長廣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豈非命也二王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

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
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首進言曰臣與
陛下骨肉楊愔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
足屏氣共相脣齒將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
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武皇帝基
業共執愔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
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
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首落乃却因問

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之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首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

惜忠于文宣可入忠義以其負魏納故后故迎之

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巳故先拔舌截手太皇太后臨愴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一眼親納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毼禿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以天子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

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惜死仍以中書
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
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
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
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
使於柔然子獻欲驗相者言遂來歸神武大悅先是神
武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嫁之甚被待遇

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猷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擒之子猷嘆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黙彭城人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洋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禮儀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舊與濟南欵狎共相引致無所

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重與楊愔埒愔見害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顧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播族孫敷字文衍父宣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

周書曰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事常慨然景慕之與

此不同

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

周書曰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為亂數刺史冢州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相率歸附數送其首四十餘人歸闕請因齊所假授之諸蠻愈感悅州境獲寧

天和中為汾州刺史再進爵為公齊將段韶率衆來寇城陷見擒

周書曰齊將段韶率衆五萬攻城數親當矢石隨事扞禦拒守屢旬韶攻益急時城中兵僅二千戰死已十四五糧儲又盡數謂其下曰吾等食盡援絶守死窮城豈曰丈夫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孰與束手死寇乎衆皆泣從命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稍却俄韶帥諸軍盡脫圍之矢盡被擒

齊人方任用之數不爲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字處

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人多未知惟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

謚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
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勉之勿憂不富貴
素應聲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
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
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河陰以功封
清河縣子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
憲懼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
力苦戰憲僅免

愚按本史齊王憲傳則屯雞棲者乃永昌公椿非憲也椿告齊衆稍逼憲救之會被敕追還憲傳分明乃爾胄遁獲免等語皆楊素誇大語非實録善乎予友朱昭芑史糾曰周隋二書或各有所私獨北史立憲傳則歸功于憲而素不聞齒録立素傳則溢美于素而憲罪同覆軍葢蹈二家成書不復詳校耳

齊平加上開府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吕梁治東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

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城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及隋文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隋文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起兵滎州刺史宇文冑據虎牢應迥素不得進拜素大將軍擊冑破之還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妻鄭氏性妬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坐免帝方圖江表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

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黄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黄龍十艘

隋書十作數千

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别栅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悦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内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横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肅軍兵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謹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奬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

唐本事詩曰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後主叔寳妹封

樂昌公主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妻曰以君才容國亡必入豪門猶兾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市當以是日訪之及陳亡果入越公楊素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至京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大高其價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而愴然即名德言返其妻仍厚遺之其妻亦賦詩有云新官

對舊官笑帝俱不敢遂歸江南以老

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帝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

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乃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

内史令俄江南人李稜等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以

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

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

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

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

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
援之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
大破之擒孟孫玄愴黟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
攻拔之江淅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
原公元契鎮會稽畏其兵盛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
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
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
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

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

家居永爲亡命號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寀令
人說國慶令斬智慧自効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
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帝遣左領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叱到京問者日至拜素子玄奬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
銀缾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
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
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
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

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即宮成帝令高熲前視奏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后曰帝王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帝帝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隋書食貨志曰素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

覆以土厚蘂為平地死者萬數時方署月死人相次於道素一切焚除帝知而不悅復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轝鹿角為方陣騎

在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突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馭戎嚴整犯令者立斬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

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並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俟其頓舍未定趣後
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廷以功進
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后
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帝善之下詔曰越國公素懷佐
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
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旌江表每禀
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
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

橫語武則權奇聞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林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厲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

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廷妓妾曳綺羅者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皆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為奴

高僧傳曰江南之叛素整陣南討芟剪三十餘萬以僧真觀才名素美謂其造檄并金陵才士鮑亨謝瑀

之徒並被拘執將斬之適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
誦經何作檄書即將檄示之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
動人若觀作當過此乃指摘數處素既解文又信其
言觀曰吳越草竊本出庸人士學才人多被驅逼因
指亨瑀輩以告素曰道人不愁已死乃愁人耶且被
縶多時頗解愁否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
須臾紙盡更與一紙素持讀驚異立命對坐乃盡其
詞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指文士皆免死為僕隷

親戚故吏布列親顯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親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表數作威作福帝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末不復通判省事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仁壽中用法益峻不復依科律
而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栗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
等性愛深文能順帝旨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
不快則案以重辟無罪死者甚衆二人又能附素每
于途中接候以因名白之皆隨素意輕重赴市者莫
不呼枉仰天而哭
帝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
價直巨萬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晏賜重疊及帝不豫

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宫居大寳殿慮帝有不諱須豫防擬之封一手書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帝所帝覧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帝發怒欲名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宫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皆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帝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叛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潜

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衆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

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擒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賫手詔勞素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錄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疋又賜諒妓女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司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病卒謚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涑等十

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年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恒恐不死素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

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歲時議鄙之子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過寵臣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知吏

民皆敬服其能父卒拜鴻臚卿襲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趣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潜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乃止時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

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
義等謀不時進發以餒軍衆帝遣使逼促玄感揚言曰
水路多盜不可前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楊郎將
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
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
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
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驅布為牟甲署置官
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令發兵會

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刺史黎州趙懷義刺史衛州河內郡主簿唐禕刺史懷州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東萊帝時以越王與户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賊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於富貴無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

族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
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
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宫霍光
廢劉賀於昌邑此皆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陳文皇帝誕
膺天命造兹區宇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自絶于天
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滋多所在修營民力凋盡荒
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
相扇貨賄公子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

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千里
無烟淮江之間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
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
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令四海
同心九有感應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
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體自貽伊戚誰
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
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

澠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

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恐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入關開永豐倉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

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

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儀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王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俱梟磔之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

隋書食貨志曰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懲乃令裴藴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計　資治通鑑曰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没其家枉死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後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謂向平玄感所殺尚少也

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

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
王伐陳力戰死朝廷念其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
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
周為三原令其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
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
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
致殷勤自是元淑再三來晏樂更侈于前因問所須盡

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
遂爲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
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
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衞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
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
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
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告其事
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

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
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
玄感起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
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
為主據吳郡稱天子以燮崇俱為僕射署百官

隋書曰毗陵東揚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應之

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之為緒所敗燮
戰死俄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

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渡江

隋書曰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栅

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適遇風反火轉元進衆懼焚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黄亭澗死者三萬人後

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起素毋弟約另者暄
弟儉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
之後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
華州刺史卒謚曰靜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亂
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
滅性及免喪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間博涉書記周
孝閔時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以軍功賜爵樂昌縣
侯隋蜀王秀鎮益州朝廷慼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

總管長史後歴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异每歳一與王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于官儉弟寬字蒙仁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柔然自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孝明詔鈞衛送寛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寛守禦尋城陷寛乃北走柔然後討六鎮賊破

之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顥入洛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皋會兵伊洛

周書載寛謂天穆曰吳人輕佻非王之敵況懸軍深入師老財疲願徑取成皐會兵伊洛戮帶定襄事同推朽王何疑焉

天穆然之乃趣成皐令寛與爾朱兆後拒尋以衆議不同回赴石濟寛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周旋今不至矣天穆答曰寛非輕去就者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俟騎白寛至天穆撫髀笑曰吾固知其必至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帝於

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寬先自稱姓名方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否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

周書載寬又曰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周書載天穆曰楊寛大異人何不惜形便乃爾

帝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寛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寛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寛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帝寛還洛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鄴聞帝以弑崩寛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禮送還

孝武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帝與齊神武有隙召募驍勇

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帝入關

魏書曰儉寛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蓋魏收以入

西魏詆之非實録也

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郡公大統五年除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周明帝初

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别封宜陽縣公除

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城二年詔寛與麟趾殿學士

參定經籍寛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

臺閣有當官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譏之

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卒

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恩

隋書作文思

文恩字温仁在周年十一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

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及文恩討平之復行巽州事及項

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

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

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埗并在陣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栅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雋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歷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

謚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

周書作文紀

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隋文為丞相從梁睿討王謙有功後改封上明郡公卒於荆州總管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榮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不過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葢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滛刑肆毒以斯族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

愚按楊氏以一門孝友嬰此屠毒信報施之反已讀本史魏收傳謂左僕射楊愔勢傾朝野與收親為其家作傳故不欲言史不實然則是傳確否尚未可知

何邃尤天道耶觀者辯之

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害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匃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覲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

愚按情受文宣知遇澤厚矣可奈何未可以二語責之也

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犄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

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倜儻不羈蕭文
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將
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祆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
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
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
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
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實素
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既失德當竭腹心

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甚乎

愚按玄感負恩反戈宜入別傳所以不欲離之者以種禍自楊素而天但假手其子以報也

寬閭闒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與